

在一个凡商品爱贴标签的当下，王树兴的长篇小说《国戏》，有着地方小官场的一角舞台，但不多，它没有停留于表层，而是看作品中人物的内心，看人物交织形成的每一块重叠的阴影、撕扯着的棱角。他是在写人与麻将的关系，写麻将遇到官场、麻将遇到男女、麻将遇到钱的变数，写照了人和个人自身欲望之间的关系以及表达这种欲望的方式。游戏人生的集体无意识，才是麻将及玩麻将的群像反射出的本质核心。

用汪曾祺的话说，慈姑比土豆，格——高。《国戏》有慈姑之比，毫不讳言，该部作品超越了一般政经类小说的范式和意义。这也就是它在出版后得到较大关注，成为畅销书，荣获主旋律文学作品奖项“扬州市五个一工程奖”的原因。

和女作家初写作大多写私人体验相类，男作家初写作可能也会贩卖人生阅历与生活积累。王树兴之与《国戏》，看似卖弄了不少麻将知识，还真有麻友和小官僚爱看，实则是奉献了他几十年来厚重的人生积累和观察思考的成果。——有些人玩弄了麻将，也被麻将玩弄；玩物之间的主客体可悲地不停置换。他哪里是在写官场小说，分明是在审慎地揭丑，用麻将本事，骂死一片乌合之众。

麻将，是胡适所谓的鸦片、八股、小脚之外的第四害。《国戏》选择这一“害”来写作，是摸准了从老中国文化灵魂里一直延续下来的余韵悠长的命脉，直指国民性里老滑、堕落的病态成分。《国戏》中，葛红、陆笑柔、杨莹莹、卞芸彩等一众女娇娥，程纹和、孟川青、胡鹏等一帮男儿郎，以麻将为人生态度，各有各的精彩，各有各的花样，在麻将桌上实现了真正的彻底的男女平等。不过，这里的麻将还是洗钱的工具，麻将桌是实利的盛宴，隐藏了一些人的罪恶和丑陋。

不说结构的精巧设计，也不说麻将桌上的狂欢，单提一个杨莹莹，已经具备了当代文

孩子在小城上学，我在小镇工作，不免常常两头跑，就效仿他人进入了包月一族。

所谓包月，就是一下子付上一个月的公交车票钱，然后凭卡乘坐——坐得久了，混到脸熟，报上卡号就行。我们这条公交线路路上，包月的人可不少。以至于乘坐的次数多了，彼此熟稔了些，见面就大声招呼：“早！”或“你好！”

我感叹的是，这足足是一个小时还要多一点的车程，因有了包月一族，而精彩生动了许多。

那个大约四十来岁的女人，最是吸引我的目光。她扎着一个马尾辫，略显丰腴一点的瓜子脸上，一双眼睛透射出的是恬淡而又安静的光芒。她总是喜欢坐在靠左的第三排位子上，每次坐下以后，就取出编织袋里的毛衣，旁若无人地进行起她的编织工作。她的手艺很娴熟，总是很流畅地一下子一下子地戳着。每每每到目的地的時候，她才又收拾好她的编织袋，拉好拉链，静候下车。

我总是有些入迷地观察着这个女人人的侧影。我觉得她很精致。这种精致，不仅体现在她的装扮与神韵上，还体现在她对时间毫不虚掷的态度上——冲她把坐车的时间都利用来编织的份上，我就充满了钦佩与欣

春分已过，意味着春天已经走过了一半了，然而走在运河堤上，仍觉得寒意未尽。即便如此，散步于运河堤上，依然觉得绿意浓郁，春意盎然。尤其是走过了运河二桥，来到了西堤，运河古道，远处浩淼的湖水，点点的白帆，眼前葱绿的树木，青青的小草，节奏一下慢了下来，心情也闲逸了许多。慢悠悠地散步，轻悄悄地踏青。古老的运河，幽静的河面，路旁一片片的绿，一簇簇的花，层层叠叠，像画师一样把大地浇泼得幽绿幽绿的。迎面吹来的风，更是清新夹着草香，沁入心肺，让人感到难得的爽朗和灵动。更入眼入脑的是，几位花季少女们蹦蹦跳跳，无忧无虑，拎着小袋子，捡着路上的刺眼的垃圾和飘零的杂物，让路在花丛中更鲜

孟城驿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张勇

严谨的叙事与绵密的心机

□ 果然

与收放自如。而孟川青的人生，更是集中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灰败、平庸和某一种恶。麻将桌上的失利，人情上的失守，直接导致了他近乎去势的焦虑。在孟川青这个人物的设计上，切实体现了作家本人不动声色却手持解剖刀的功力。

作者能够有这样的创作水准，得益于《国戏》及之前的小说创作积累中养成的严谨克制的叙事习惯。不温、不火、不油、不溢；心思绵密，善于埋伏草蛇灰线；腾挪躲闪，嗅觉灵敏，闻得出背后那些关于欲望的隐晦目的。

处于王树兴这个年龄段的人，成长于“文革”后期，80年代被高昂的理想主义旗帜彻底鼓舞，90年代在企业改制的大潮中又跌进了无保障人群，他们每一个个体都背负了一个时代推陈出新的代价，个人的波折与时代的起伏也总是不够熨帖。这一代人如何正确看待外部世界对于个人命运的冲击，如何透视当下生活里的人情世故，是金刚怒目苦大仇深还是坦然面对，在解决个人温饱问题的过程中还有没有曾经的青春期梦想，尤其是关于文学的梦想？贴近生活的时候还能否抽离生活？曾经被时代抛弃过的人们在文学活动中还有没有关怀和担当？在一个浮躁失落的年代，王树兴执拗坚守纯文学创作的冷板凳给予我们最好的答案，或者说最放心的答案。

麻将这种“国粹”成全了王树兴，让他贡献出一部关于麻将的长篇小说。别的作家在他这个年龄可能丰收了一大片，臻于成熟和定型，可王树兴还在克服文学上成长的烦恼，虽然他远未达到某些优秀作家的境界，但他这个年龄，有这样的选材和视点，这种控制力和表现力，从容、节制、游刃有余、拿捏得当，完全抵制了相当多数的中国作家营建心理逻辑、设置精神困境时的幼稚病，令人惊喜。

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单位工作，只听见售票员笑问过她：“昨天耽误了点时间，今天应该不会迟到了吧？”她的脸上带着谦逊的笑意：“不会不会。”

还有一个要沧桑一些的女人，在孩子刚上初中时就开始包月，到现在孩子已高考在即。她说她每天清晨五点起床，早饭做好后叫醒孩子，然后再赶六点多一点的早班车回乡下。从她那总是风尘仆仆的样子，从她那历经了风霜的脸上，足见所谓的包月生活并非那么轻松容易。

当然，包月一族里还有不少男同志。他们多半也是为了孩子，他们同样是每天清晨坐很远的车去乡下，晚上再赶末班车回来。

公交车包月者，已然成为适应当今这个社会形势的新生群体。他们就这样多少年来如一日，风里来雨里去奔波着。这种对待生活的积极的执着的态度与精神，多少感动着我，感染着我。

车窗外，晨曦之中，一片片新生的叶子，在阳光的映照之下闪着金色的光泽；不，或者，干脆是一叶叶闪亮的金片，悬浮于半空之中。我坐在车内，双膝之上放着一本书。我时而看书，时而欣赏欣赏窗外流动的风景。一路走来，我收获丰盈。

运河绿意

□ 黄世贵

亮，让路和绿融合，让绿色更美丽。看到了花的使者，绿的保护神，使我感到人与自然的微妙默契、相互依存的必然联系，让自然的绿与人类的绿一起绽放共融。

我和王树兴是同事也是哥们，经常因公、因私一起赴饭局，陪作家们吃饭。开吃前等菜，无所事事，王老师便讲故事给作家们听。他开讲，大家便不出声，看着他，他讲的故事好听，大家便静听。《国戏》这本书，是他把那些讲过的故事写在了纸上。他很自信自己讲故事的能力。《国戏》出版以后，卖得好，是因为故事好看；盗版《国戏》卖得更好，是因为更便宜。王树兴自己也买过盗版《国戏》，还签上名、写上祝福，送给最好的朋友“存念”。《国戏》是最好玩的书，王树兴是个好玩的作家。

翻开《国戏》，作品以麻将中的“东西南北中”以及麻将术语为章节名，颇为好玩。小说以国土局秘书胡鹏为“骰子”，给我们“扔”出了一条“一条龙”的芸芸众生：一心想着升副厅长的程纹和、神通广大的天地人经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师佑渔、无所事事的社会闲人郑大中、吃喝嫖赌的报社副总编孟川青、赌场得意情场也得意最终以婚姻惨败告终的杨莹莹，以及后来陆续“入局”登场的环保局副局长张德林、农民企业家赵金晨、护士朱琳等等一千人，官场、商场、情场与牌局同构，上演一出悲剧、喜剧、闹剧杂交出来的多幕“恶搞”剧。

号称“麻王”的胡鹏竟有“听牌”的特异功能，这不由让我想起了阿城的《棋王》，那个能以一当十下“盲棋”的王一生。“麻王”的真实身份是小公务员，收入有限，他可以看破牌局无常，不敢自己赌钱，也无法左右自己的人生。这样一位能“听牌”、能在稀里哗啦的麻将声中“听”出

我们这里叫豌豆为安豆，取义平平安安，听着就吉利。每年清明节前，安豆苗长得蓬蓬勃勃，安豆头子嫩得能掐出水来，是做安豆饼的最好时节。

做安豆饼的食材简单，安豆头子和黏面（糯米面粉）。也有人做的时候，磕一两个鸡蛋，认为那样安豆饼子会更香。我不喜欢这样，总觉得掺了鸡蛋容易使饼发酥发脆，也会破坏安豆叶特有的清香味。

如有可能，安豆头子最好自己到菜地里动手掐，这样可以保证茎叶的鲜嫩程度。菜摊上卖的大多已经发蔫、发干，还拖着许多老叶子和长长的茎。面要黏面，如果用其它米面来替代黏面，做成的饼子黏度会明显下降，发硬。也见过有人错用小麦面来做安豆饼的，面跟安豆碎叶很难糅合到一块去，做成的饼子又实又干。黏面细滑光亮，一般米面相对粗糙发暗，买的时候可要仔细看清楚了。

做安豆饼的过程也不复杂。首先把安豆头子洗净，再切碎，越碎越好。注意不要搓洗，也不要刮刺，以防叶汁流失，带走安豆叶的营养成分，同时也会带走安豆叶子的清香。安豆头子切之前要不要用烫水烫一下？这要根据各人口味而定，你如果对安豆茎叶的青帮味敏感，在切碎之前烫个几分钟，去下味也可。

在切碎的去安豆碎叶里加适量盐，也可以再加少许胡椒粉、鸡精，拌一下，醒几分钟，然后就和面和在了一起，加温热水搅拌。不要用冷水，冷水调面会起硬，不柔软，做的时候也很难成形。也不要用水，开水和面面筋质会被破坏，会使面劲太小，易发烂。面、安豆头子、水比例应该是多少？这个我还真没量化过，

4月的邮城，蝶园市民广场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。城乡千人舞蹈大赛拉开了序幕，歌舞升平，人们喜笑颜开，参赛选手中下至20多，上至70好几，说是第九届中国高邮双黄鸭蛋节主体系列活动

三代踏青，陪她们嬉玩，重新找回那童年时光；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总是那么开心，真的忘记了年龄，忘记了劳累，忘记了一切，然而却找回了自我。

完全凭感觉。面和安豆头子比例多些少些没什么关系，关键是水量要控制好。我的办法就是不要一下子加好，采用逐渐往里加水的办法。搅拌到最后，应该是面抓在手上的感觉软而不烂，韧而不硬，易成形又不易变形为佳。可能都听说过有关和面的笑话，说面多了加水，水多了又加面，面又多了再加水——呵呵，要解决这个，看来还是要多操练，练多了就有感觉了。

最后就是油煎。把锅加热，先用适量的菜籽油在锅面箍上一圈，这样既可以使黏面不粘锅，又可以利用油的高温煎熟安豆饼。安豆饼可以一次贴多个，熟练的人，一次贴10个都不成问题。不熟练的话，最好少贴几个，防止来不及翻，致使饼烧糊。安豆饼尽量做薄些，这样在油锅里煎的时候可以里外均匀受热，以防止外面都已经焦了，而里面还没熟的尴尬状况出现。等这半边熟了，就要及时把饼翻身，当然同样需要箍油。稍等一会儿，等到那半边差不多也熟了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整个过程，火要用文火，煎的时间也不定，以饼面微微发黄为准。我父亲做安豆饼感觉上很随意，但从没有烧焦或不熟的情况出现，而且烧熟后安豆叶仍然保持着绿色。我刚学的时候，不是烧焦就是有生面夹在里面，弄得满头大汗，怎么也“随意”不起来。

我印象中，安豆饼老少咸宜，个个都喜爱吃，咬上一口，细腻绵软，满嘴清香，用我老家上辈人的话说，就是打三个耳刮子也舍不得丢。现在每年我都亲自做安豆饼，每每刚一出锅，安豆饼面上油还嗤嗤响，儿子嘴馋就用手过来拈了，烫得嘴歪歪的，还是朝嘴里塞，跟当年我父亲做安豆饼，我吃的情形并无二样。

和煦春风，沁人心田，人们向往美好生活。此时，我也喜欢生活在这个城市，这里有我的家，是我和孩子们生活的地方，是我晚年休养生息的一方土地。现在城乡一体化正在推进，孩提时代的朋友都在向这个城市聚集。退居二线后，自己找乐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有兴致时电脑上浏览一下，灵感来了写点有感而发，偶尔和同事聚会，时而出去逛逛，平平淡淡，安安静静，与家人和同学朋友共处一个城市，共走一条街都不是奢侈的事了，自己感到倒也恬静自在，悠然自得。

我爱春天，愿意挽一缕缕春风，拥抱自然，拥抱无限的希望。

拥抱春天

□ 葛国顺

的一部分。表演赛有少儿拉丁、中老年三步踩、广场舞、民族舞……这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人们拥抱春天，笑在脸上，春意浓浓。

春天，她清新的气息穿梭在城乡的每个角落，遗落在过客的眉宇衣袖，晕染成舒心的微笑；她清逸的云袖漂浮在植物的每处枝丫，停息在花苞的小窗，敲击出娇嫩的花朵；她温馨的呼唤在我的心间一声又一声，若欢悦的溪流，欢快的游鱼，欢翔的鸟儿，欢笑的天空。

春天总会让人想到“踏春”。人上了年纪可能总会恋旧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总要带着家人去乡下老家，去祖上坟上烧把纸钱，寄托我们的哀思；看望一下老邻居，与族人聚会一下，叙叙旧；带第

一本好玩的书

——读王树兴小说《国戏》

□ 李昌鹏

输赢胜负的“麻王”，时常被人叫去救场，时常抽免费的大中华、洗免费的桑拿、泡免费的姐，倒也优哉游哉。“麻王”的人生与麻将相连，从“牌戏”进而“情戏”，看似“步步为赢”，实则庸庸碌碌，人生满盘皆输。

程纹和为了让老婆杨莹莹将时间耗在麻将上，从而为自己腾出更大的自由空间，不得不多次请来胡鹏陪她打牌，没想却是引狼入室，最终后院起火。当有一天杨莹莹主动提出离婚时，程纹和“把黄鼠狼养到鸡窝里都不知道”。胡鹏与妻子卞芸彩离婚后，和“搓麻”搓出了绮情的杨莹莹结婚，可是，“胡鹏和杨莹莹结婚后两三个月即开始感到生活乏味。”胡鹏和杨莹莹躺在一起时也走神，想过去在外面打牌、看牌的日子，想其他的女人……跟胡鹏离婚，也是杨莹莹提出来的。《国戏》以麻将为诱饵，让我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在麻将中设置的幽深迷宮。

麻将就像一道无形的温柔陷阱，多少玩物丧志者都掉了下去。比如胡鹏、程纹和们。人生就是一场戏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都在自己或他人设计的牌局中演绎。人生犹如一个牌局，而“每个人的牌局不同，局气不一样”，这样就导致了人生的许多变数。牌局无常，有赢就有输；人生无常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尽在无常中。《国戏》是一部好玩，也耐读的小说，它以牌局为舞台，为我们演绎了多出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的悲喜剧，小说不时让人在“杠开”、“独吊”、“海底捞”、“自摸”中回味人生的精彩，同时也令一些人在“点炮”、“相公”、“诈和”、“出冲”的战败中暗自流泪。

安豆饼

□ 吴忠

说过有关和面的笑话，说面多了加水，水多了又加面，面又多了再加水——呵呵，要解决这个，看来还是要多操练，练多了就有感觉了。

最后就是油煎。把锅加热，先用适量的菜籽油在锅面箍上一圈，这样既可以使黏面不粘锅，又可以利用油的高温煎熟安豆饼。安豆饼可以一次贴多个，熟练的人，一次贴10个都不成问题。不熟练的话，最好少贴几个，防止来不及翻，致使饼烧糊。安豆饼尽量做薄些，这样在油锅里煎的时候可以里外均匀受热，以防止外面都已经焦了，而里面还没熟的尴尬状况出现。等这半边熟了，就要及时把饼翻身，当然同样需要箍油。稍等一会儿，等到那半边差不多也熟了，就可以出锅了。整个过程，火要用文火，煎的时间也不定，以饼面微微发黄为准。我父亲做安豆饼感觉上很随意，但从没有烧焦或不熟的情况出现，而且烧熟后安豆叶仍然保持着绿色。我刚学的时候，不是烧焦就是有生面夹在里面，弄得满头大汗，怎么也“随意”不起来。

我印象中，安豆饼老少咸宜，个个都喜爱吃，咬上一口，细腻绵软，满嘴清香，用我老家上辈人的话说，就是打三个耳刮子也舍不得丢。现在每年我都亲自做安豆饼，每每刚一出锅，安豆饼面上油还嗤嗤响，儿子嘴馋就用手过来拈了，烫得嘴歪歪的，还是朝嘴里塞，跟当年我父亲做安豆饼，我吃的情形并无二样。

三代踏青，陪她们嬉玩，重新找回那童年时光；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，总是那么开心，真的忘记了年龄，忘记了劳累，忘记了一切，然而却找回了自我。

和煦春风，沁人心田，人们向往美好生活。此时，我也喜欢生活在这个城市，这里有我的家，是我和孩子们生活的地方，是我晚年休养生息的一方土地。现在城乡一体化正在推进，孩提时代的朋友都在向这个城市聚集。退居二线后，自己找乐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有兴致时电脑上浏览一下，灵感来了写点有感而发，偶尔和同事聚会，时而出去逛逛，平平淡淡，安安静静，与家人和同学朋友共处一个城市，共走一条街都不是奢侈的事了，自己感到倒也恬静自在，悠然自得。

我爱春天，愿意挽一缕缕春风，拥抱自然，拥抱无限的希望。